

場景：

1. 璞容家裡麵店的二樓：為一家人的起居室。場上有著一張餐桌，三張椅子。桌上有著一座家電。左舞台有一個沙發但是亂亂的放著衣服和抱枕。中間上方有著一座祖先臺（祖龕）。場上由右至左舞台的出入口依序為二樓到一樓的樓梯口、璞媽房間、璞文房間、璞容房間。
2. 同樣的場景透過燈光轉換為佩佩家：場上由右至左舞台的出入口依序為大門、書房、佩爸佩媽房間、佩佩房間。

時間：

劇中時間為回憶和現時的交雜。

人物：

1. 李如芬，女，中年婦女。璞容的媽媽。（此人物以台語演出）
 2. 李璞容，女，大學生。
 3. 吳佩，女，大學生。璞容的摯友。
 4. 吳文娟，女，中年管理階。佩佩的媽媽。
 5. 李璞文，男，大學生。璞容的弟弟，璞媽的兒子。/李永，男，中年男子。璞媽老公。
（璞文璞爸兩角由同一人飾，璞爸用台語演出）
 6. （一群）客人，男/女。璞容家裡麵店的熟客。需要一位中年男士扮演一位客人，其餘客人皆畫外音。
- * 畫底線的角色處於特別的時空，只能互相跟彼此對話。（佩佩和璞容）

1. 9月23日 早 佩佩家

佩佩坐在桌旁，專心地在一本筆記本上寫著東西。旁邊的桌上有著包餛飩用的餡料。

△ 佩媽從她的房間出來，急匆匆地準備要出門上班。

佩媽：什麼味道？

佩佩：（被嚇到地）我以為妳上班了。爸爸今天回來，我想說包個餛飩給他吃。

佩媽：妳怎麼會包餛飩？

佩佩：網路上很多影片啊，光是包的方式就有快十種。

佩媽：我不是有傳那個基金專家的演講給妳嗎？

佩佩：我有看到，但還沒——

佩媽：——對了，我們今天去外面吃。

佩佩：可是爸爸很難得回來，兩天後又要回中——

佩媽：——隨便。做完記得噴點酒精，擦仔細點妳都會留些痕跡在邊邊。做人不能這麼粗心，成功是不會眷顧——我的資料呢？

△ 佩媽進書房找資料。

佩佩：那我再炒幾個青菜可以嗎？爸在中國都吃大魚大肉，回來吃清淡一點。我前幾天剛和如芬阿姨學怎麼洗花椰菜。還是你要吃肉，我叫外帶可以嗎，下次再跟如芬阿姨學怎麼煮？

佩媽：（出房門）不是說了要去吃餐廳？

佩佩：不是我要煮餛飩嗎？

佩媽：妳煮啊，我又沒有說不行。晚上七點，晶華，吳小姐三位。搭 uber 去公車太不準時了。

佩佩：不用等爸回來一起——

佩媽：（快步出大門）妳問他好不好，我快遲到了。

△ 佩佩凝視著大門，不動。

佩媽：（從大門復返，進自己房間）手機、手機……（在房間裡）記得穿正式一點，我上次買的那件白色洋裝就很好。就穿那件。是一字肩那件喔，蕾絲領口的妳之前酒會穿過了，項鍊拿我珠寶盒的，夜市那個不要再帶了。

佩佩：（凝視著大門）那是妳送我的五歲生日禮物。

佩媽：聽到沒有？吳佩？

佩佩：妳記得嗎？

佩媽：（從自己房間出又進佩佩房間）真是，什麼都要我做。

佩佩：我想泡一杯咖啡給妳喝。

△ 佩媽從佩佩房間拿出一條白色一字領洋裝，放置在中間的椅子靠背上。

佩媽：這件。

佩佩：媽媽……

佩媽：(快步走出大門) 不要再跟我說話了，媽真的要遲到了。

△ 佩佩凝視著大門，而後站起身把餡料糊在白洋裝上。她拿起剛剛書寫的本子。

佩佩：9月23日，包餛飩的驚喜泡湯了。我最近好像進入一種無時無刻都在恍惚的狀態，家裡只有早晨的上班時間是熱鬧的，而現在(頓)讓人毛骨悚然的寂靜，我只聽得到灰塵的聲音……我愛媽媽，可是媽媽只愛穿白洋裝的我……沒關係，被愛就是一種幸福。

△ 燈光轉換。

2. 11月7日 午 璞客家裡麵店的二樓

△ 璞媽房間燈亮，璞媽正看著過世丈夫的照片哭泣。

佩佩：11月7日，下午，我來幫如芬阿姨揀菜。來的不巧，是她午休的時候……她每逢下午兩點，都要睡半個小時的午覺。隔音很差，我每次都很尷尬。但今天，她忘記要把門關好。

△ 佩佩將日記擺在桌上。

佩佩：如芬阿姨，您還好嗎？

璞媽：(急忙拭淚) 沒怎樣啦。我翻東西有灰塵啦，老了鼻子受不了灰塵了。

佩佩：(瞄到照片) 李叔叔穿西裝好帥啊！

璞媽：阿永他啊，就結婚的時候穿了那麼一次。臭美的咧。那時候沒有錢印大張的沙龍照，還記得多印一張自己一個人的，好臭美。

佩佩：怎麼不是多印您的美照啊，李叔叔也太不貼心。有您們的合照嗎？

璞媽：(翻找照片) 有喔，我找一下。

佩佩：這張李叔叔的獨照，被細心地擦拭過，相框的塑料漆甚至沒什麼掉，(璞媽將找到的合照拿給佩佩) 而這張，就是保存了20幾年的樣子。好難想像，人可以愛另外一個人，比自己還多。

佩佩：哇！阿姨您好漂亮！

璞媽：人歡喜看起來就水。

佩佩：我想要您的鼻子，又小又挺。

璞媽：妳鼻子很挺！有遺傳到文娟。

佩佩：哪有，我只有遺傳到她的大鼻孔，好醜，我不喜歡。

璞媽：哪裡會，人家文娟就很好看。

佩佩：因為適合她啊，大鼻孔很適合頤指氣使。

璞媽：不要這樣講妳媽媽。

佩佩：（頓）

璞媽：……阿姨真的有比妳媽媽美嗎？

佩佩：美！我好想跟璞容交換媽媽。

△ 璞媽微笑把照片收起來。

佩佩：阿姨妳偷笑！妳是不是在偷笑！

璞媽：佩佩呀，多謝妳啦。妳……阿姨吼，太辛苦了，阿永走了，沒有一個人陪在身邊，再辛苦都沒有人覺得妳是認真的，妳過太爽了啦，人家都嘛這樣說。妳也沒有人可以說。

佩佩：您有璞容、璞文啊。我也很關心您。

璞媽：一個人睡雙人床，感覺就是不一樣。

佩佩：比單人床更舒適嗎？

璞媽：（笑）妳聽懂阿姨的意思沒有？（頓）那個病，那個醫生要準時看，知不知道？

佩佩：（凝視著）當妳在乎的人，用她的關心刺傷妳，妳有兩個選擇，穿上盔甲，或抱上去讓她更深地穿透妳。

璞媽：知無？

佩佩：（擁抱璞媽）抱一抱就不會痛了。真希望人類沒有學會說話。

璞媽：妳講啥？

佩佩：那些陳媽媽張媽媽學會說話真是浪費，反正也吐不出什麼象牙。

璞媽：好啦，準備開工啦。今天包餛飩，餛飩妳會不會包？

佩佩：不會耶，阿姨教我。

△ 璞容帶著餛飩皮，樓梯口上。

璞容：吳佩妳搞笑啊，拿個餛飩餡上來也太久了吧。

佩佩：抱歉，不小心就跟阿姨聊起來了。

璞媽：（房間裡）阿容啊，你跟佩佩講一下步驟是什麼！

璞容：（對佩佩）你明明就包得比我漂亮——

佩佩：噓！你教就是了。

璞容：你沒偷打我小報告吧！

佩佩：妳說林育銓喔？

璞容：噓——！妳想死嗎妳？

佩佩：學長，我能加你 ig 嗎？

璞容：去死！

△ 兩人都挖出餛飩餡要往對方的臉上抹，嬉鬧。

璞容：妳逃不了！

佩佩：育銓！

璞容：啊！

佩佩：李璞容妳還想不想嫁出去啊，瘋子！

璞容：嫁不出去我可以娶！吃餛飩！

佩佩：妳吃吧！看誰要娶妳，餛飩臉。

璞容：啊！壓到了壓到了，我沒有穿胸罩！

佩佩：說，是誰逃不了！

璞媽：（情緒過激地）好了好了！不要再這樣，兩個女孩子這樣像話嗎？

璞容：（不以為意地）跟男生不行，跟女生不行，不然要跟誰？

△ 璞媽不回答，顧自去擦拭餛飩餡料的痕跡。

佩佩：文娟阿姨，我來。

璞媽：妳去坐，我自己弄得好好的。

佩佩：（示意去穿胸罩）璞容……

△ 佩佩默默離璞媽有點距離地幫忙清理。璞容穿好胸罩從自己房間出來後，伸手調整了一下。璞媽也清理好了。

璞媽：（走向樓梯口）我再去拿一些筷子和碗嘿。（到樓梯口前又折返）阿容妳來幫忙拿。

璞容：叫李璞文去。

璞媽：他頭痛啦。

璞容：（對璞文房間）李璞文！

璞媽：來拿啦！

璞容：（對佩佩悄悄話）兩個女人是會懷孕嗎？（大聲地）Fuck！

璞媽：妳講啥？

璞容：（邊說邊下樓）說妳能幹的意思。

璞媽：（畫外音）是喔。妳沒有 fuck。

璞容：（畫外音）妳全家都很 fuck！

璞媽：（畫外音）妳是我女兒呢。

△ 佩佩凝視著樓梯口。

△ 璞容樓梯口復返。

璞容：我媽就是比較傳統，給她一點時間適應。

佩佩：我應該鼓起勇氣跟她解釋的。

璞容：唉，妳其實可以大膽一點直接跟她解釋的，我覺得我媽能聽得懂。她是那種太多愛，可是表達方式就那幾樣的人。

佩佩：她的愛是留給妳跟璞文的。

璞容：別這樣，說點話嘛。

佩佩：我可以幫妳們拿碗筷。

璞媽：（畫外音）李璞容，妳是跌到馬桶裡了啊！不要再跟佩佩鬧了啊！

璞容：來嗎？

佩佩：好啊。

璞容：（下樓）會好轉的。

△ 佩佩坐到桌旁拿起電話。璞容房間燈亮，璞容接起電話。

△ 隨著每一次通話，佩佩都會翻一頁她的日記。

璞容：幹嘛，想我啊？

佩佩：想吃餛飩。

璞容：來我家包啊。

△ 掛斷電話，燈光變換。

△ 璞容撥號，佩佩接。

璞容：怎麼樣？

佩佩：她今天公司報表好像出了點問題，不回來了。

璞容：睡衣派對！

△ 掛斷電話，燈光變換。璞媽房間燈亮。

△ 佩佩撥號，璞容接。

△ 璞媽在房間踱步、頭探出門外偷聽。

佩佩：今天家裡只有我一個人。

璞容：Isn't that everyday?

佩佩：Fuck!

璞容：我就先不去了。

佩佩：好啊，沒事。

△ 掛斷電話，燈光變換。

△ 璞容撥號，佩佩接。

璞容：我媽不喜歡李璞文這一任。

佩佩：男人是家裡的樹。

璞容：我家這棵太愛喝了，挺不直。

佩佩：男人的世界很寬容，別的地方有直就好。

璞容：（大笑）太愛妳了，Oh my god!

璞媽：（大喊）這麼晚了，還在講電話！

△ 掛斷電話。燈光轉換。

△ 璞容撥號，佩佩接。璞媽在兩人對話時悄悄走到璞容房間門外停住。

璞容：我媽要我不要再跟妳講電話了。（頓）我媽會改的，她比誰都善良，就是疑心疑鬼的。我多跟她溝通，她肯定很快就又接納妳。

佩佩：那妳還一直氣她。

璞容：不吵架講不了話。

佩佩：我們家都吵不起來。

璞容：妳媽是不擅於表達。

佩佩：我還能去妳家嗎？

△ 璞媽回到自己房間，拿起電話撥號。

璞容：我媽……認定一件事情就會開始鬼遮眼。

△ 佩媽房間燈亮，佩媽接起電話。

佩媽：（手上拿著一疊紙出來坐在佩佩對面）喂？

璞媽：文娟啊，我如芬啦，佩佩睡了嗎？

佩佩：噓——

佩媽：她房間關燈啦，我們家佩佩每天都準時十點半睡覺。（打呵欠）怎麼啦？

璞媽：沒有啦，我想吼，我們要不要約出來見個面，聊個天啊。

佩媽：現在快一點了如芬，我還要看明天的簡報呢。

△ 當佩佩和璞容說話時，佩媽和璞媽仍在講電話但無聲且燈光稍暗，當輪到她們說話時會再燈亮。

佩佩：(拿著日記起身走到舞台下方，傾聽) 妳有聽到嗎？

璞容：什麼？

佩佩：信任崩壞的聲音。

璞媽：妳們家佩佩吼，有點不正常。

璞容：(走出房門到舞台下方，接過佩佩手上的日記) 啊……原來就是這次的通話……

佩佩：這就是一切結束的起點。

璞容：兩個家庭就這樣毀了啊。

佩佩：真話太危險了。

璞媽：不然我買盒口罩嘛，戴口罩不就不會傳染了。

璞容：我現在就去掐斷電話！

佩佩：(笑) 妳真可愛。

璞媽：如芬妳這樣我要生氣了啊。我們佩佩帶壞妳們璞容什麼了？妳教我女兒做那些東西是想幹嘛？她有我當榜樣了。

璞媽：要不是她一直來，我哪有機會教她！

佩佩：妳什麼意思？不就是妳引誘她去的嗎？「今天隔壁陳媽媽好像又來店裡碎嘴了，如芬阿姨又哭了，好心疼。」

璞容：(憤怒地) 她看妳的日記！

璞媽：得了吧！我老公在中國搞的那些破事，妳不是不知道，妳沒有可憐到哪裡去。妳自己孤單就要自強一點啊，怎麼會要我女兒來安慰妳呢？現在還說她有問題有生病，這是什麼道理。

璞容：快到了，說出來就無法回去了。

佩佩：我累了。

璞媽：沒家教！妳那麼有家教，哪會教出一個女兒，跑去喜歡女生！同性戀！這個才是不正常，不正常懂嗎？妳……要佩佩不要再來我們家了！花點時間在妳女兒身上，什麼都不知道妳怎麼當人媽媽的？

△ 璞媽掛斷電話。佩媽坐在椅子上良久，情緒激動。

△ 她起身，大步走向佩佩房間。

佩佩：電話掛掉，她要進來了。

燈暗

3. 11月22日晚 璞容家裡麵店的二樓

△ 一樓客人說話的聲音隱隱約約傳來。燈亮。

璞容：(手上拿著佩佩的日記) 11月21日，我知道我會被忘記，這很好，可是

又希望我能被記得，就算我的名字被放在戶口名簿上我也像沒有家，死後，我的名字只會小小地被刻在一個木牌上，會被記得嗎？好想被人記得喔……11月22日……沒有任何內容。11月22日，是個平常的一天。我在二樓的餐桌上剝著豆芽菜。去頭去尾，豆芽菜就變成銀芽，人見人愛，身價翻倍。我衷心感謝把這則訊息傳給我媽的某中年賴友。然後，電話打來了。

△ 璞容接起電話。

△ 璞媽從樓梯口進來。

璞媽：阿容，加快加快。吼這個豆芽，弄得漂漂亮亮之後，媽媽一盤一盤出去的在賣。

璞容：抱歉，您可以再說一次嗎？哪個醫——媽！

璞媽：不要再講電話了啦，媽媽這邊很急捏。妳一個小時就剝這樣，邊做邊講電話哪有可能把事情做好？

璞容：（推開媽媽想要找紙筆）東址——妳是說東址嗎？好，可以，我——

璞媽：（大聲地）妳有在聽沒有？璞容同學妳等一下再打好不好？璞容在幫阿姨——

璞容：媽！拜託妳！可以。我是她摯友，我可以簽。

璞媽：李璞容！電話掛掉！我是怎麼教妳的，妳就這樣應付妳媽媽要妳做的事情。

璞容：哪個房？還沒？要準備縫了？可以，我可以連絡她父母。謝謝。

△ 璞容掛掉電話。

△ 此時璞文由一位客人從樓梯口扶進來。璞文醉的幾乎不省人事額頭上有一道傷口，血流下來。

璞媽：（向前攙扶）怎麼會弄成這樣？

璞容：沒事吧。

客人：老闆娘，妳兒子喝酒醉路都走不穩啊。在下面滑倒就剛好撞到樓梯啊。

璞媽：謝謝啦。這是什麼事喔。多謝啦，等一下我開一瓶米酒給大家喝啦。

客人：好啦，妳先注意一下看要不要送醫院去縫。

△ 客人離場。

璞媽：阿容，那個什麼箱的拿來。

△ 璞容邊穿外套邊去拿急救箱，整個過程都是急匆匆地。

璞容：這裡。媽，可不可以先借我一萬塊。
璞媽：一萬塊！妳要做什麼？
璞容：剛剛電話是我一個朋友，她出事情了我要去醫院看她。
璞媽：關妳什麼事情？為什麼要妳出錢？這裡，幫我扶著。
璞容：媽拜託，這是救命錢，人家躺在急救室裡面等著手術。
璞媽：一萬塊不是小錢捏，妳要把錢給誰我要知道啊。
璞容：很好的朋友。媽，她只要能活就一定會還錢，我保證。

△ 衝進璞媽房間把她的皮包拿出來。

璞容：媽，我先跟妳拿一萬塊，我保證不會花在別的地方。拜託了，她傷口要縫合，可能要住一兩天醫院——
璞媽：妳這小孩拿我皮包要做啥，妳媽我還沒同意咧？縫合縫什麼？妳看璞文這樣是不是也要去醫院縫合？
璞容：我朋友是割腕自殺，李璞文是喝酒摔倒的姿勢不對，這能比嗎？
璞媽：什麼話，不都是會流血的嗎？
璞容：這到底哪裡一樣啊！媽，我拜託妳了，她在急救室，急救！先借我錢吧，她一定會還，不然我還也可以，我每天都留下來幫妳拔豆芽菜好不好。
璞媽：這是什麼話啊，妳還跟我討價還價起來了啊！妳身上的衣服是不是我花錢買的啊？要妳拔個菜妳就要跟我算錢了，我早上五點半起床去菜市場買菜妳怎麼不順便一起，冬天我屈在一張小板凳上用冰水洗菜，是不是也沒要妳來幫忙。每天讓妳漂漂亮亮去大學上課，學知識，學到什麼了？學到跟媽媽計較這個計較那個，一萬塊錢給誰都不講就要我拿出去，哪有可能啦，我們一家人都不用吃飯啊！
客人：（畫外音）老闆娘，妳生意是不要做？
璞媽：抱歉啦，我兒子血止不住，你稍體諒一下啦！來，扶著，我換一塊（棉球）。
璞容：李璞文呢？他什麼都沒做啊，照樣有錢去外面喝酒跑趴——
璞媽：扶著啦！
璞容：媽，我求求妳了。我沒有在跟妳要錢，我是說，這個錢是救命用的啊，我不是要跟妳算帳或什麼的，我真的需要這筆錢。
璞媽：錢就是錢，沒有差別。
璞容：媽，佩佩在公園割腕自殺了。
璞媽：……是佩佩？
璞容：媽。妳覺得她為什麼自殺？嗯？妳前幾天才跟佩佩媽媽通過電話對不對？妳應該知道她為甚麼要割腕吧？
璞媽：……扶好，我打電話給文娟。
璞容：媽！佩佩現在需要的是能動手術的錢，救命的錢！她不需要一個覺得女兒貶值的媽媽。一、萬、塊、錢，就當買一條命吧，是妳跟文娟阿姨說的啊，佩佩那麼信任妳，妳一問就全部告訴妳她去診所是在看什麼。同性戀又怎樣！同性戀

她還是佩佩，幫你揀菜的佩佩啊！

△ 璞文吐了璞容一身！

璞容：（歇斯底里地，直接跳開）李璞文！

璞媽：（衝過去扶起璞文）妳這樣摔妳弟弟的啊！

璞容：是我要故意摔他的嗎？妳看我的衣服啊，妳鼻子就這麼厲害，妳聞不到上面的嘔吐物啊！

客人：（畫外音）老闆娘，妳肚子不餓大家都很餓啊！

璞媽：（起身）真的不好意思啦！我——

璞容：（失控地）叫屁叫啊！老闆娘的兒子酒沒醒之前，回家吃自己吧！

璞媽：（甩一巴掌）死小孩，妳這樣跟客人講話的啊！我都要打電話給人家媽媽了，妳亂什麼。（對樓下客人）抱歉啦，再一下啦。（對璞容）生意不做家妳養嗎？妳就只顧自己漂漂亮亮，擔心外人比家裡人多，我們跟妳是血緣關係耶，妳跟佩佩什麼關係？

璞容：（失控地）我是同性戀啦！妳滿意沒有。（對樓下客人）你們家老闆娘，養出一個女同性戀啦！我看到和我一樣的人割腕自殺，我心裡痛，可以嗎？沒有血緣也是我家人！

璞媽：妳說什麼瘋話。

璞容：我明天就剪掉頭髮，不用護髮不用髮油，裙子不用穿了，耳環戒指都不要了，以後我一身上下行頭超過一千塊，我跪下來跟妳道歉。我明天就出去找打工，放心妳女兒不會被男人騙，因為她不喜歡陰莖只喜歡胸部跟陰道！

璞媽：妳！誰這樣教妳的，是不是佩——

璞容：——不是妳，妳放心吧！妳教的三從四德，我從來就沒學起來，也根本不想學！

△ 璞容手上撥著電話。拿起一套衣服塞進包包，不顧身上的嘔吐物衝下樓。

璞容：喂，小珊，妳能不能借我一點錢，佩佩割腕自殺手術要。謝謝！幫我群組問一下好嗎，湊一萬塊比較保險……（對著客人）看屁啊！

△ 璞媽抓起觸手能及的東西丟過去。

璞媽：養妳這個女兒，沒用啦！偷債（浪費）！偷債！

客人：（眾人起鬨）老闆娘！米酒！米酒！米酒！米酒！

△ 璞媽將璞文的身體擺正，又換了一塊棉球。別無她法，在眾人的起鬨聲中只能下去照顧生意了。

△ 璞媽樓梯口下。

4. 11月22日夜 璞容家裡麵店的二樓

△ 璞媽從樓梯口進來。她不發一語，她將地上那些被她擲出的東西撿起來整理好，地上可能有著碎玻璃，她開始掃地，掃到一半不自覺地開始發呆。

璞媽：（走到璞文身邊，輕拍他的臉，但璞文只是咕噥幾聲）阿文，阿文。清醒。你真的是，酒喝成這樣是要怎麼辦……阿文。你……知不知道你姐姐是那個……啊？清醒啊，你知道嗎？是不是佩佩把阿容變的，啊？你有知道嗎？你們兩姊弟，都不跟我說。我什麼都不知道。不知道。我有那麼失敗？你們真的氣死我！真的氣死！

△ 璞媽站起身，繼續清掃。嘴裡喃喃自語。

璞媽：等下樓下地板要刷……阿文摔倒那邊要撒點淨水……明天七點起床好了。不知道市場還有沒有新鮮的……不行，菜要洗……還是六點，晚半個小時應該還好……

△ 璞媽開始哼歌。老老的調子。

△ 璞媽停住所有動作。到祖先台前上香。燈光變換。璞文從沙發上搖搖晃晃地坐起，此時的他是爸爸。他的頭朝上擺在沙發上，酒醉的狀態。

璞爸：點香是要做啥，我在睡。

璞媽：（把手上的香放在檯上）抱歉啊，我拿個毯子吧。

△ 璞媽從她的房間拿出一條毯子

璞爸：兩個小的呢？

璞媽：早就睡了。好晚了。阿永啊，酒還是少喝一點吧。

璞爸：客人喝老闆就喝。

璞媽：我也會喝啊。

璞爸：我是樹捏。樹是不會醉的。

璞媽：難道我們三個是草嗎？

璞爸：兩個小的是豆芽菜。

璞媽：（微笑）我擋在他們頭上，你再蓋住我，我們的家……

璞爸：（睡著）

璞媽：阿永？阿永？

△ 璞爸在講述的過程中，時不時調整姿勢，最後漸漸下滑，回到一開始璞文醉酒躺沙發的姿勢，變回璞文。燈光變換。

△ 璞媽有點恍惚地揉揉眼睛。起身再把璞文身上的毛毯拉好，然後走回祖先檯前拾起剛剛點燃的香。

璞媽：我們都過得很好，你別操煩。店裡我顧得很好，以前的那些客人，阿雄、蕙如，有時候都會帶著小孩來吃。家裡嘛，也很好，阿容都會幫我忙，長大了啊。阿文……沒你那麼會喝酒。你有空就教一下……我好像沒那個本事，又當老爸又當媽媽……對了，最近有新菜，叫銀芽。很高級吼，其實就是把豆芽那些黃黃的去掉。客人都好喜歡。白白的，乾乾淨淨的，誰會不喜歡……阿容不喜歡，我不知道哪裡出了問題，好好的一個家，怎麼就這樣了呢……

△ 璞文又嘔吐。

△ 璞媽垮了，哭了。

燈暗

5. 11月24日晚 璞容家裡麵店的二樓

桌上有四副餐具，其中兩個已經有飯了。璞容和璞媽兩人坐在左右兩側，吃著晚飯。

璞容：11月24日，我最近好像進入一種無時無刻都在恍惚的狀態，從拿到佩佩的日記後就開始了。人在情急之下總是會說些很傻的話，對，比如我的假出櫃。我在想，佩佩也是嗎？她是情急之下才割下去的嗎，有人是情急之下自殺的嗎？還是她太脆弱？我弄不清楚。

璞媽：妳弟咧？

璞容：陪她女友去醫院，順便接佩佩出院。

璞媽：這女生怎麼生病還不知道避一下阿文。有需要這麼著急？晚餐都不吃？我把菜放電鍋，妳打電話叫他路上小心，快點回來嘿。

△ 璞媽拿出一個空碗挾留給璞文的菜。璞容也默默拿起另一個碗挾留給佩佩的菜。

璞媽：那個是妳老爸在用的。

璞容：我再去拿。

△ 璞容很快拿回一個碗裝菜。

璞容：剛出院能吃肉嗎？

璞媽：妳這樣，我們都要沒東西吃啦。不要這樣啦，人家剛出院，爸爸媽媽會想啊。

璞容：媽，文娟阿姨除了記得繳費，其它什麼都沒有。沒去看望佩佩、不知道她今天出院。她爸還在中國沒有回來呢。

璞媽：我們不能讓客人睡沙發啦。

璞容：她可以跟李璞文睡啊。

璞媽：這怎麼可以！一個女生，一個男生，像話嗎？

璞容：搞不好是兩個女生，一個男生。

璞媽：不行。

璞容：讓佩佩睡我房間。之前學校宿舍的床墊還在，我可以睡那個——

璞媽：不行。

璞容：我的房間很大，有兩個床墊，棉被枕頭都兩套。

璞媽：讓人家睡沙發這種話傳出去不好聽。

璞容：床墊搬到哪裡都可以睡，她可以躺床睡客廳。枕頭棉被該有的都有——

璞媽：生病出院的人是要回去家裡的。不要這樣，讓她回家，這裡不能讓客人睡沙發——

璞容：不是病，妳要我講幾次。妳答應過的！她很好，這裡有個地方給她休息就讓她待幾天會怎麼樣？

璞媽：妳不要再開始啊。媽媽我有在注意，妳不能這樣。

璞容：什麼怎麼樣？我說過了，妳以為沒有惡意的話聽在某些人耳裡就是那麼傷人。隔壁陳媽媽說羨慕妳不用看老公臉色妳就回家哭了不是嗎？我貼過連結給妳，妳說妳接受的啊，同性戀早就除病化了。第一天，妳在診所外面碰到佩佩的時候她就跟妳說過了不是嗎？她求過妳！

璞媽：好啦好啦。我們不要這樣好不好。

璞容：她求過妳。我也求過妳。房間那麼大，我有兩個床墊，兩個枕頭和兩件棉被，給她一個地方睡覺吧——

璞媽：不是，那是我的床，我的枕頭，我的棉被。

璞容：我不敢相信。是妳大嘴巴和文娟阿姨嚷嚷她才知道的，妳怎麼都不會愧疚。

璞媽：那個時候，媽媽我也不懂啊。妳知道，一直沒跟我講，後來妳講了我有沒有去學？有！那些 abc、123 我都點進去看了。因為媽媽我很抱歉，阿容，媽媽在學。但是這個不行，佩佩住我們家這裡不行。

璞容：怎麼不行。要床墊有床墊，寢具都在這裡了。我睡自己的房間，妳晚上來我房門外上鎖，可以嗎？妳講不出口沒關係，媽，妳要道歉。讓她在我們家休息——

璞媽：我不要一個一個……待在我兒子房間，睡我女兒的旁邊，不行！阿容，妳是媽媽的女兒，我們可以一起解決妳的……那個，可是她不能出現在這裡，妳們兩個就是要分開。她應該要回自己的家，我有自己的家庭要照顧。

△ 寂靜。

△ 璞媽低頭繼續吃飯。

璞容：(看著璞媽)她低下頭，眼睛盯著碗底那點白飯，頭也不抬地，手就往前挾菜，手又一抖一抖地，一直戳可是就是挾不到。她就是挾不到。然後我就看，她臉上那些折進去的紋路，還有那雙手，泛黃的一塊一塊的手，她真的是拚了命地在照顧我們啊……我突然就，被掏空了，然後，更加憤怒，我看著她，我想要她抬頭看我，正視我，她不能傷了人，又讓我看到她那麼卑微的樣子。

璞媽：筍子有甜嗎？那些白白的我都有挑掉了。啊？

璞容：(凝視)

璞媽：阿容？阿容？

璞容：爸還活著的時候，妳做的比較好吃。

△ 璞媽將碗筷放回桌上，踱回她的房間。

△ 璞容看著桌上的飯菜。

△ 燈光轉換。璞媽房間燈亮，傳出璞媽哭泣的聲音。

佩佩：(從樓梯口探出頭)璞容，如芬阿姨還在——

璞容：噓——

佩佩：(傾聽)喔……

璞容：今天哭得比較久。餛飩你可能要下次才能學了。

佩佩：沒關係。妳不去安慰她嗎？

璞容：她的門關著。

佩佩：對……妳不心疼嗎？

璞容：每天都要心疼，太難了。她把門關上，就是要我聽著就好。

佩佩：她不是有意的吧。

璞容：不是有意，所以我才生氣啊。我試過，前幾次開門的時候，她都會馬上把眼淚擦掉，然後跟我說她和我爸的故事，她是怎麼一個人把我和李璞文拉扯長大的。男人是家裡的樹，妳知道嗎。呵，我知道她是什麼意思……我沒有再買過新的洋裝了，然後我弟多了一雙新球鞋。我想要去找打工，她說我有那時間不如幫幫家裡的忙……

佩佩：她沒有那個意思。

璞容：我知道她沒有，她很辛苦。我是心甘情願……我要被關在這個家裡了。

佩佩：我的洋裝可以送妳。

璞容：……我也想當女同性戀。

佩佩：噓！小聲點！

璞容：或是，如果我多了一根陰莖就好了。

佩佩：這點妳倒是可以跟我媽討教一下。

△ 兩人笑。

△ 璞媽房間的哭聲漸弱。

佩佩：我去倒杯水給如芬阿姨。

△ 燈光轉換。門鈴聲響起。璞容仍是盯著桌上的飯菜。

璞文：(畫外音) 姐！我把佩佩載回來了。來拿東西啊，我還有事。

璞容：(驚醒似地) 喔！

△ 璞容樓梯口下。璞媽從房間出來，拿起桌上的家電撥號。

璞媽：喂，文娟嗎？我如芬啦。

燈暗

6. 11月25日 晨

早晨藍藍的光打進，天將亮之時。璞媽從樓梯口上，坐在桌旁包著小餛飩。璞容的房間門是打開的。

△ 佩佩從璞文的房間走出來。

佩佩：如芬阿姨。

璞媽：……阿姨吵到妳了。

佩佩：沒有沒有，我本來就沒怎麼睡。我怕璞文回來發現我佔著他的房間。(看著璞容的房間門) 我去把門關起來。

璞媽：不用了。阿容把它卡死了，關不起來了。

佩佩：璞容只是，怕您擔心……

璞媽：阿文有沒有說他去哪裡？

佩佩：他……可能去朋友家通宵做報告了吧，大學生都這樣。

璞媽：他女朋友咧？

△ 佩佩沒有回答。璞媽包餛飩。

△ 佩佩摸索著在桌邊坐下，猶豫地。

佩佩：您還是這麼早就起床啊。

璞媽：六點半了，不早了。

佩佩：那個……還有筷——我去拿。可以拿嗎？啊——

△ 璞媽起身去拿了一雙筷子給佩佩。

佩佩：——謝謝。

璞媽：還記得嗎？

佩佩：（邊說邊動作）餡放中間，對角線對折，戳，抓，捏緊。

△ 佩佩因為左手的割傷而無法很好地將餛飩的封口捏緊。她有些笨拙地將餛飩換到右手，筷子到左手，卻又不小心將筷子弄到地上。

佩佩：抱歉。左手暫時沒有用了。

璞媽：你要多休息。

佩佩：我需要動一動。

璞媽：（展示璞容另一種包法）這樣，有看到嗎？料中間，對折。中間對折。上面皮很長對不對，妳摺下來，也對折。嘿。然後像圍圍巾這樣，有沒有，然後合在一起的地方……阿姨剛剛忘記先沾點水了。這個合的地方要沾一點水，給它黏起來。這樣包不用捏那麼緊。

佩佩：（把包好的餛飩舉起）這樣。

璞媽：……還好阿姨的餡是好吃的，外表不重要。

佩佩：怎麼這樣……阿姨有學新方法喔？

璞媽：我最近一直都嘛有在學。那個網路，知道嗎？很多教學影片啦。餛飩怎麼包都有快十種方法。

佩佩：可是重要的還是裡面的餡好不好吃。

璞媽：當然囉！我們做食物給人吃的都知道，重要的是有沒有好吃，吼，料有沒有實在。只有外表有什麼用？吃了就知道，真心是無法騙人的。

佩佩：人也是一樣嗎？

璞媽：……是吧。

△ 包餛飩。

佩佩：璞容跟我說，阿姨您研發了新菜。銀芽。好漂亮的名字。

璞媽：那我朋友給我的影片教的啦。其實就是豆芽菜，黃黃的頭，吼，跟尾巴去掉。只留白嫩的那段。一個沒什麼，一堆放在那個盆子，吼，有夠漂亮啦。根本不用擔心賣不賣得掉。

佩佩：那些黃黃的東西，就直接被丟掉了嗎？

璞容：不然留著當寶喔。

佩佩：豆芽菜如果會說話，會不會很傷心。它的一部分就這樣被割掉，被當垃圾

丟掉，就為了能把自己賣出去？

璞媽：豆芽菜不會講話。

佩佩：如果它會呢？

璞媽：……它會看到人有多麼辛苦。

佩佩：我覺得它會要我們不要再叫它豆芽菜了。它可能有自己喜歡的名字。

璞媽：(頓)

佩佩：就算是豆芽菜都有自己想說的話。

璞媽：……是喔。

佩佩：這是璞容跟我說的其實。她每次幫您剝豆芽菜的時候，都會傳給我她悟道的結果。

璞媽：……你們一直都有在聊天喔。

佩佩：也沒有，現在都是用貼圖了，大家都太忙了。

璞媽：妳說會動來動去那個喔。那個不是就一兩個字而已？字沒打完也可以聊天喔？

佩佩：知道個大概吧，現在好像不流行把話說清楚了。

璞媽：是喔，真羨慕。

佩佩：什麼？

璞媽：不說清楚就能知道在講什麼啊。妳跟阿容這樣，阿姨很羨慕。

佩佩：人家不是說母子連心嗎？

璞媽：這話你相信嗎。

△ 兩人笑。

璞媽：妳媽媽最近好嗎？

佩佩：我連您都那麼久沒看到了，怎麼會知道她的狀況。

璞媽：這樣喔……妳……回去後多跟妳媽媽講講話。妳那麼，會想，如果妳多跟妳媽媽講，文娟一定會諒解妳。

佩佩：您諒解璞容了嗎？

璞媽：這不一樣。

佩佩：(笑笑地)當然不一樣囉，我姓吳，璞容姓李嘛。

璞媽：妳們都長得太快了，昨天阿容還喜歡看卡通，今天就會哭著看韓劇了。知道大人的世界了。妳們小孩喔，我們老了，真的追不上了。

佩佩：長大是身不由己的，阿姨。我們做孩子的，只是希望回頭能看到您們追趕的身影，這樣而已。

璞媽：(感動地)妳們喔……一個一個的嘴巴都，這麼會講……

佩佩：我們是小孩子嘛，如果連嘴巴都發不出聲音，那就糟糕了。

璞媽：刀那麼利，妳、妳、妳怎麼就割得下去？啊？還那麼多刀，都要送醫院？

佩佩：我可能是轉頭看不到人，就慌了吧。

璞媽：阿姨那個時候，真的是不知道，我就是，想說——

佩佩：（台語坑坑巴巴地）我知道，您只是想要做一個好媽媽。

璞媽：我是嗎？

佩佩：（台語坑坑巴巴地）是啊！你這雙手……（國語）啊，好難！您這雙手是好媽媽的手。

璞媽：妳如果是我女兒，我就能疼妳了啊。

△ 門鈴響。

佩佩：（站起）那麼早？我去開門。

璞媽：（慌張地）我去。妳坐。不然妳回去房間再眯一下。

△ 璞媽從樓梯口下場。

△ 璞容從自己房間走出。

璞容：嘿。

佩佩：早安。

璞容：還好睡嗎？

佩佩：睡得很好。

璞容：是喔。所以你怎麼割得下去？

佩佩：……聽的還愉快嗎。

璞容：我就說我媽是有愛的人。

佩佩：這話妳要當面講。

璞容：就這樣原諒了？

佩佩：是我被原諒了。

璞媽：（畫外音）文娟妳聽我講啦，我後來想想，讓佩佩在我們家——

佩媽：（畫外音）昨天真的謝謝妳，要不是妳，我還被吳佩耍得團團轉。我不知道這是怎麼了，還跑到妳家這樣打擾——

璞媽：——（畫外音）沒啦。文娟，我想吼，讓她幫我忙——

△ 佩媽和璞媽進場。

△ 璞媽仍有些喋喋不休，但在感受到氣氛的凝滯後逐漸收聲。

璞容：媽？

佩佩：如芬阿姨……

璞容：（對璞媽）妳到底有什麼毛病。

佩媽：東西收拾好，走吧。

璞容：文娟阿姨，是我要我弟把她載回來的。我想說您工作那麼忙碌，我們可以

幫忙照顧佩佩——

佩媽：(掏錢包，抽出鈔票) 容容妳來，給妳一點辛苦費，讓妳一個小朋友要這樣操心……

璞容：文娟阿姨，這我不能收啦。

佩媽：(給璞媽) 如芬，謝謝妳這麼慷慨，這麼照顧我們家不省心的——(對佩佩) 去收東西啊！

璞媽：(推拒) 不要這樣啦，文娟！

璞容：文娟阿姨，我們都不介意讓佩佩多住幾天。(對璞媽) 媽！

璞媽：是啦，我就是想跟妳講吼，我們可以讓佩佩再住幾天。

佩媽：是吳佩不想回家，還是妳們不想要她跟我回家？

璞媽：當然不是這樣——

佩佩：我跟妳有什麼家可以回。

佩媽：進去收好妳的東西。這是第三次。

璞容：媽！

璞媽：文娟——

佩媽：如芬，別說了。妳不能小孩子露點可憐就什麼原則都不管了。吳佩我一手養大(佩佩：妳沒有)我還不知道她嗎？公園草叢？她就是想被發現才會選擇在哪裡割腕！(佩佩：妳什麼都不懂)手機沒有我這個媽媽的名字，她就是要(佩佩：要怎樣？)妳就是要羞辱我！如芬妳看到沒有，這小孩平常就是這樣氣我，一張嘴多能說啊，吃進去的東西有多貴，吐出來的就有多臭！不知感恩(佩佩：感恩什麼？)，不知羞恥！

佩佩：都是妳爸才會在中國——

璞媽：佩佩，好了！妳要尊敬妳媽媽。

△ 佩佩失望的進去收東西。

璞容：(挽留地) 佩……媽，我們活在同一個時空嗎？她說她女兒割腕都是設計好的。設計！妳沒有聽到嗎？

璞媽：妳這樣跟妳文娟阿姨說話——

璞容：這重要嗎！媽，拜託妳就這麼一次抓對重點吧！妳就這樣讓佩佩跟她回去？一個看不到女兒辛苦的媽媽要怎麼照顧剛割腕的女兒。

佩媽：容容，阿姨不期望妳理解——

璞容：——不、要、這樣和我說話！妳如果連人性都沒有，媽媽這個身分沒有什麼好尊敬的。

璞媽：妳夠了沒有啊！啊？妳想要任性到什麼時候。我們做媽媽的多辛苦，妳怎麼能這樣講妳文娟阿姨，妳的臉、妳的身體、妳的衫，都是我們沒日沒夜，每天做工，一點點賺來，一點點養大的。

璞容：用刀割自己的手腕，就很容易嗎？不是一刀、不是兩刀、不是三刀，一刀

一刀割下去，手痛到握不穩刀子了還是要割，就為了切斷血管讓血流出來。這樣的人呢？像佩佩這樣的人，妳，妳們，怎麼就看不到她的苦？

佩媽：這就是妳們要愛的方式嗎？割腕，假出櫃（**璞媽：**啥！），妳們要的是關注。

璞容：……我們是不該要。當你需要被提醒去做一個母親時，妳就失敗了

璞媽：文娟妳什麼意思——

佩媽：——失敗？我？

△ 璞媽衝進璞文房間找佩佩確認璞容性向。

佩媽：妳為阿姨想想，容容，妳細心栽培的女兒有一天就這樣沒什麼大不了的樣子，和妳說她喜歡女生，妳會不會覺得被背叛？（**璞媽：**佩佩我們璞容是同性戀嗎？）不要說我很少陪在吳佩身邊，我沒有替她把屎把尿，但為了她，我在公司裡每天要清理客戶、我的同事，我的上司丟到我頭上的屎跟尿，（**佩佩：**阿姨，讓璞容跟您說吧。）沒想到最大的那一泡是我女兒親自淋在我頭上。生活多麼有趣。沒有我的付出，吳佩不會有現在的樣子。所以不要說我沒有付出。（**佩佩：**阿姨您起來。我不行……）

璞容：看心理醫生不是沒什麼大不了的樣子。撒錢買食物跟付房租不叫付出，那是養豬。

佩媽：那我和妳媽媽的確都虧了，不是嗎？

△ 璞媽回到場上。

璞容：妳什麼意思？（**璞媽：**阿容，妳文娟阿姨是什麼意思？）

佩媽：我沒有什麼意思。意思很清楚，（**璞媽：**阿容，妳講啊！什麼意思？）沒有我們這些媽媽，妳們不會有長大頂嘴的這一天。（**璞媽：**妳是同性戀嗎？）親情如果換算成數字，妳們一輩子都還不完。

璞容：把親情換算成數字……呵，文娟阿姨，妳真的是個成熟的大人。（**璞媽：**阿容，妳跟媽媽講啊，媽媽要知道。）

佩媽：學費是不是數字？食物是不是數字？存摺上的匯款紀錄是不是數字？

璞容：妳簡直——

璞媽：——李璞容，妳可不可以聽媽媽的話！就一次！聽一下媽媽的話……媽媽問妳，妳……不是同性戀？

璞容：……我不是，我就是……急了，才想說——

璞媽：（一把抱住）沒事，媽媽沒怎樣，太好了。不是同性戀……正常的……

璞容：（一把推開）不要這樣說。

佩媽：年輕人……

璞容：年輕人怎樣？

△ 璞媽搖搖頭不說話。

△ 佩佩提著行李出現在房間門口。璞容想上前幫忙拿行李，但被璞媽硬拉去祖先臺前。佩佩獨自一人走向樓梯口。

璞媽：(硬拉著璞容) 來，上個香，跟妳爸講一聲，讓他安一下心。

璞容：等等等等，媽。妳再多勸一下吧，讓佩佩留在我們家。

璞媽：人家文娟就不要了……

璞容：可以的，真的很想要就一定能做到。多溝通就會好。媽，拜託妳了——

△ 佩佩走到樓梯口，璞媽猝不及防地打了她一巴掌。

佩媽：房間裡聽得開心嗎？

△ 長久、難堪的沉默。

璞容：她只是收個衣服……

佩媽：撕裂家庭的人做什麼都不奇怪。

△ 璞媽轉身走下樓梯。

璞容：(對璞媽) 媽妳說幾句……算了。(追上去) 文娟阿姨！對不起，是我的錯，是我自己亂說話，不是佩佩。我就是太容易衝動了，才說那些話……

△ 璞容追下樓梯，隱約仍傳來她道歉的聲音。

△ 佩佩緩緩撿起剛剛從手上鬆脫的包包，緩緩轉身要走下樓。

璞媽：佩佩啊……

△ 佩佩轉身，看著璞媽。

璞媽：……餛飩包好了，我裝一些給妳帶回家煮吧？

佩佩：(凝視)

璞媽：阿姨知道妳喜歡我包的餛飩。

佩佩：(凝視)

璞媽：帶一些回去吧。

佩佩：不用了，謝謝您。可以的話，也煮給您自己吃吧。

△ 佩佩轉身下樓。璞媽轉身去祖先台前點燃了香。

△ 璞容又從樓梯口衝上來。

璞容：(翻找東西，急急忙忙地)媽，妳再打個電話給文娟阿姨，我拿點錢給佩佩，看她要不要先住到外面，我……妳現在點香做什麼，先幫我打個電話吧。

璞媽：我和妳爸報個平安啊。

璞容：報什麼平安，有什麼平安可以報，妳真的！手機，我的手機呢……

璞媽：佩佩自己都跟著出去了不是嗎？

璞容：我眼睛明明看到她是被逼得。

璞媽：誰給她逼？妳媽媽我是不是有一直在留她？我是不是一直跟妳文娟阿姨說？

璞容：妳不要和文娟阿姨打小報告說她在這裡不就沒——我不想、先不要跟我說話了好不好？

璞媽：我不說我不說了，不說就不會吵架。

璞容：對，妳就閉上妳的嘴巴。(撥打電話中，但佩佩沒有接)接電話、接電話、接電話……

△ 燈光轉變、不祥的音樂。

此時的時空是重疊的。璞容和璞媽爭吵時，佩佩也正一步步走向頂樓。佩佩從樓梯口走進來。失魂落魄地，手上提著包包。此時的她就像處於另外一個空間，她在台上到處的遊走，像在眷戀這個地方。

璞媽：妳順便打電話給阿文。跟他講今天一定要回來吃飯。

△ 璞容完全沒有聽到，繼續撥打電話。璞媽見璞容沒有反應自己拿起電話撥給兒子，但同樣沒有人接。

璞容：喂？喂？佩佩？喂？媽，妳家電打一下佩佩的號碼，她一直不接電話。

璞媽：等著，我在打給妳弟弟。

璞容：他酒醉還沒醒吧。媽？媽，讓我打給佩佩——

璞媽：佩佩說他是去同學家做報告——

璞容：對對對，他全年級第一，沒喝過酒，還以為打炮是放煙火呢，電話！

璞媽：再等一下。

璞容：是要等什麼！通了又怎樣，妳還沒要他回來他就先要妳匯錢了好嗎。

璞媽：妳就一定要這樣，講一句話就插一刀。妳就沒跟媽媽要過錢。

璞容：妳、有、病。妳腦袋真的不清不楚，是非不分。

△ 璞容衝進房間套上衣服，想要出去找佩佩。

璞媽：(對著房門口喊)我有病？妳腦袋才壞掉！腦袋壞掉才會說自己是同性戀！趕什麼流行！媽媽多擔心啊！

佩佩：(放下手上的包包)我懂了。

璞容：(走出房門，走到家電旁拾起話筒撥號)我不知道還能說什麼了。

佩佩：因為不是您的女兒，您只能推開我。

璞媽：(把家電按斷線)妳說！都讓妳說！家裡妳最可憐。

璞容：我沒辦法跟妳溝通

佩佩：(緩緩走向祖先臺，過程一步步把多餘的衣物去掉，最後去掉鞋子)身體裡好像有什麼東西要長出來了。

璞容：(繼續撥號)別鬧了，拜託妳去看醫生。

佩佩：(搖搖晃晃地)那種破土的渴望，除了自己還會有人聽見嗎？

璞媽：(按掉)妳說啊，媽媽聽著呢。

璞容：(撥號)

璞媽：(按掉)妳說。

璞容：(撥號)

璞媽：(按掉)妳說。

璞容：(撥號)

璞媽：(按掉)妳說！

佩佩：想冒出來呼吸，只能劃破身體。

璞容：(撥號)媽，我在做很重要的事，佩佩可能需要幫忙！

璞媽：(爭搶電話)我需要妳的幫忙！這個家需要妳的幫忙。

佩佩：(搖搖晃晃地站上祖先臺)當我好不容易破出那層土的時候。

璞媽：(爭搶電話)把電話放下來，和我講話，和我講話！

璞容：(把電話拿起來，重重地摔下)來！我們來說！說真話！

佩佩：第一次，呼——吸——

璞容：聽著。妳很高興是嗎？因為女兒不是同性戀很高興是嗎？我，討厭妳。我討厭妳偏心李璞文，妳看不到周遭辛苦的人，因為全天下只有妳喪夫，妳最可憐！我討厭妳用妳的辛苦當籌碼，我討厭妳用欠債和還債來比喻我們的關係。我討厭妳把我推向這個家庭的邊緣，還責怪我不夠努力。妳讓我害怕成為一個母親。如果當一個好母親，要鋸掉自己的腳，挖掉自己的眼睛，把一家人都鎖在一個屋子裡的話。這樣的未來，我不想要！

佩佩：(呼吸、吐氣聲)當我滿心喜悅地擁抱我的新身分，以為我被聽見的時候，猜我發現了什麼？

璞媽：(恍惚地)所以妳騙我妳是同性戀？你氣我？所以阿文都不回家？

佩佩：原來我只是一根雜草。

△ 璞媽緩緩地跪下，與此同時佩佩從祖先臺上跳下，躺在地上不動。

璞容：媽，妳起來。不要這樣……這對我沒有用，不要那麼可憐。你不能每次都這樣……我們這樣是好不起來的……

△ 璞媽搖頭不語，哭到喘著氣，說不出話。

璞容：（跪下抱住媽媽）好了，沒事，算了……還是一家人。

△ 電話鈴響。

璞容：（拿出手機查看）是佩佩。

璞媽：……接吧。

璞容：再等一下下。

△ 兩人抱著。

燈暗

5. 尾聲 同樣的空間和家俱，但看不到生活的痕跡，讓人不知這是佩佩還是璞容家。

△ 璞容睡醒，她慢慢地從桌上抬起頭，不知道自己在哪裡。

△ 佩佩端著兩杯茶上。

佩佩：還好睡嗎？

璞容：……睡得很好。佩佩？

佩佩：嗯？

璞容：這裡好像不是我家也不是妳家？

佩佩：是個像家的地方。

△ 璞容手機鈴聲響起

△ 璞媽跟著璞文從璞文房間出來。璞文拿著電話

璞媽：有嗎？有接嗎？

△ 璞容把手機掛掉。

璞文：沒接，妳打。

△ 璞文回去自己房間，傳來電玩遊戲的聲音。

△ 璞媽繼續打電話，電話聲又響起。

璞容：李璞文要結婚了。家裡快要有爸爸了，要變正常了。

佩佩：妳不接電話嗎？

璞容：話筒裡的聲音讓我做惡夢。

佩佩：抱歉。

△ 佩媽房間燈亮，隱約看到她在房間走動並傳來她的聲音。

佩媽：你這王八蛋，都這樣了你還不回來！你跟那賤人會下地獄的你知道嗎！我告訴你，我吳文娟的女兒，就是死了也會很堅強，她會去找你，知道嗎？喂？喂……佩佩啊……女兒啊……

佩佩：抱歉，我不該把妳和學長的事寫在日記上。

璞容：妳的日記有那麼多可以看，她只看得到這個也是滿奇怪的……我好像該去看醫生了。

佩佩：去啊，看醫生不是壞事。

△ 璞媽沒有掛斷電話，她將電話擺到一旁，而後開始擲筊。

△ 場上電玩聲、電話鈴聲、佩媽哭號聲、擲筊聲此起彼伏，迴盪不絕。

璞容：好熱鬧啊！

佩佩：吵吵鬧鬧卻又聽不到彼此的聲音，這就是家啊。

璞容：文娟阿姨……你不心疼嗎？

佩佩：心疼，但是開心的那種心疼。我也改變不了什麼了。

△ 佩佩把話筒拿過，擺在璞容面前。

佩佩：接吧，別再等了。

△ 璞容緩慢地，猶豫地接過。她掙扎，在按下通話鍵的同時場上聲音全部消失。

璞媽：（激動地）喂？阿容？是阿容嗎？妳在哪裡啊？吃飯了沒啊？

璞容：……嗯。

璞媽：最近忙不忙啊，學校太忙就先不要回來了啊，跑來跑去太累了。要回來媽媽出錢啊。

璞容：……嗯。

璞媽：厚的羽絨那個有沒有拿出來曬，我看新聞說有寒流。啊？妳在外面啊？在哪裡啊？

璞容：……媽，你轉一下頭。

△ 璞媽緩緩地、緩緩地，轉向璞容的方向……

完